

闽南新娘入门婚俗

■陈和深

在泉州传统婚俗中,新娘进门是婚礼中最热闹的环节。这一连串仪式蕴含着对新人美好生活的祝福,每个细节都彰显着闽南人对传统礼数的重视。

新娘到门前,吉祥开好局。花轿到达新郎家门口,鞭炮齐鸣,锣鼓喧天。新郎轻踢轿门,这一踢寓意着新郎的威严,也是向新娘表示迎接。送嫁娘一手捧米筛,一手握“缘米”,将米筛为新娘遮在头上,不让新娘“见天”。同时,新娘下轿不能直接踩地,要踩在男家准备的袋子上,由人轮流传递袋子,寓意“传宗接代”。此时送嫁娘会念诵吉祥话(婚庆四句,必须用闽南语读):“新娘入门起,一家都欢喜;入门圆,富贵千万年;新娘走进来,添丁又添财!”

跨火炉踏瓦,祛邪迎吉祥。跨火炉是进门的重要环节。新郎家门口放置炭火燃烧的小烘炉,新娘需在伴娘搀扶下跨过。这一仪式

象征祛除邪气,消除一路可能沾染的晦气,也带有祈求婚后生活红火兴旺之意。据传说,此习俗起源于宋末皇帝赠予南安青年小火炉的典故,新娘跨过后生活果然红火。跨过火炉后,新娘还要踏碎瓦片,瓦片的碎裂声象征着打破过去,开启新生活。送嫁娘边引导边念:“新娘跨火炉,一家都圆和;火炉划依过,内家外家富不退,人到缘到,全家富透透!”

正式入厅堂,财丁两兴旺。新娘进入厅堂时,新郎家属需暂时回避,特别是婆婆、姑子等人,以免日后产生婆媳矛盾或姑嫂纠纷。新娘步入厅堂的步伐也有讲究,要轻盈稳重,不能踩门槛。

新娘进入厅堂后,先拜祖先,感谢祖宗功德,再行拜堂礼。闽南的拜堂通常没有拜高堂环节,而是行三拜:一拜天地、二再拜祖宗、三为夫妻对拜。亲友此时齐声念道:“新娘入门来,全家发大财;新娘带入厅,新郎好名声!”

入洞房仪式,圆满礼已成。

新郎踢房门进入洞房后,举行“掀黑巾”仪式,新郎用秤杆挑去新娘的黑色盖头。此时,新娘第一次在夫家露出真容,要面带微笑,不能低头。

在洞房内,新人同食“结房丸”,用红枣、红丸子、桂圆、鸡蛋等煮成,取“早生贵子跳龙门”之意。“夫妻双双坐床沿,庆祝同房食甜丸,恩爱甜蜜到百年,早生贵子状元儿!”随后,享用象征十二个月月圆满的“新娘桌”十二碗菜。最后,新娘需给公婆及直系亲属敬“乌糖茶”,按长幼顺序逐一进行,这是新娘与夫家亲属正式认识的开始。闹洞房(俗称“食新娘茶”)时,亲友会念吉祥话:“茶盘圆圆,甜茶甜甜,二姓合婚,冬尾双生。”表达对新人早生贵子的祝福。

这些传统婚俗虽在现代化进程中有所简化,且一村一俗存在差异,但核心仪式仍在泉州各地保留。每一句吉祥话都蕴含着祖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每一个动作都寄托着家人对新婚夫妇的深情祝福。

■汪秀红

那个承载着我第一份工作的国宾馆,是我爱情奇遇的起点,也是我婚姻的见证者。多年以前,我为了生计放弃大学,来到省会学习英语酒店服务,就是在这家宾馆开始职业生涯。灰色的制服、标准化的微笑、迎来送往的流程,构成了我青春的底色。直到有一天,一个穿着警服的年轻人出现在大堂,他手持配枪守卫在国家领导人身边,挺拔的身姿瞬间抓住了我的目光。那一刻,仿佛时间静止,宾馆大堂的喧嚣都化作背景音。

我们的相遇不像《爱在黎明破晓前》里火车上的浪漫邂逅,而是在日常的工作场景中悄然发生。他会骑着摩托接我下班,四年的恋爱时光里,宾馆周围的每一条街道都记录着我们的身影。这座建筑不再只是我谋生的地方,而是渐渐变成了爱情的容器,装载着两个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。

当谈婚论嫁提上日程,老公以贫穷为由希望从简办理,而我父母坚持要办婚礼时,我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家宾馆作为婚礼场地。这不仅是因为经济考量,更因为这里是我们故事的起点。老公的警察兄弟们主动帮忙操办,灰色的警服与雪白的婚纱形成奇特而和谐的对。婚礼那天,当我挽着他的手臂走过宾馆前的斑马线,公交车和私家车纷纷停下让行,那些陌生人的微笑祝福让这个普通的空间瞬间充满了神奇的温度。

婚后的生活如同先生为家中重新粉刷的墙壁,需要精心呵护才能保持鲜亮。他不仅能够修理家中每一把椅子,将掉落的墙面砖一块块贴回,还会细心地为儿子买药,为全家烹饪美食。这些日常琐事构建起我们最小的公共生活,就像弗朗西斯·阿·阿尔贝罗尼所说的那样,爱情让两个陌生人相互吸引后,更需要用生活的细节来维系。

当春节时婆婆搬来同住,看着他们母子用闽南话絮絮叨叨、笑出声来的场景,我虽听不懂却能感受到那份幸福。这让我想起毕淑敏写过的话:“如果你是玫瑰,只要清醒地坚定地寻找百合种属中的一朵,你就基本获得了幸福。”我们的关系恰如玫瑰与百合,在共同的土壤中相互滋养。

转眼二十多年过去,老公已离我们而去。但每当我路过那家宾馆,记忆总会闪回到那个穿着警服的青年出现在大堂的瞬间,以及我们婚礼那天阳光穿过斑马线的温暖画面。这座建筑从职场到婚姻见证者的转变,记录了我们爱情的全部轨迹——它不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戏剧,而是一场在平凡空间中自然生长的奇遇。

爱情奇遇并不总发生在异国他乡的火车上或戏剧性的碰撞中,它可能就在我们最熟悉的日常空间里静静酝酿。宾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神奇的地方——它曾经是我安身立命的职场,后来成为我爱情的见证者,如今则是承载回忆的纪念地。这种空间的转换与情感的叠加,正是平凡生活中最动人的奇遇。

贺礼



(视觉中国)

■黄志专

一张鲜红的请帖飘然而至,落在眼前。

这是一位同事送来的,他说他儿子近日要喜结良缘,诚邀我拨冗赴宴。我顺手翻开请帖,看看日期与地点,一一记在心里,便知该为这桩喜事准备一份贺礼。

贺礼——说直白一点,无非是钱。一百两百,三百五百,抑或千把块,数额不等,因人而异。当然,也有不收贺礼的,或是象征性地收上十元,这都要看地域乡俗或是喜事主人家的心意。但就目前整体而言,收贺礼的习俗,依旧在人情往来间延续。

这习俗,古已有之。“嘤其鸣矣,求其友声”,早些时候或是更早年代,嫁娶之喜,戚友亲朋,都有互请之仪。你来我往,送礼收礼,实

为平常之事,所不同的,只是“贺礼”之物的轻重、雅俗罢了。

据我所知,明清时期,贺礼多以“实物”为主。最为常见的,是红绸或红纸制作的喜幛,上书“天作之合”“百年好合”等吉祥语,悬挂于婚宴厅堂,体面又应景,满是浓浓书香文化味,令人肃然起敬。当然,也有送线面、糖品(蓼花、米糖)、鸡酒的,契合闽南喜宴饮食传统,藏着“长长久久、甜甜蜜蜜”的期许……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,所有的“礼数”虽因人而异,却尽是诚挚的心意。

到了民国时代,货币化贺礼开始普及,同时仍然保留传统的实物礼,可谓“实物”与“货币”并行不悖。

到了后来,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仍以实物为主,主要是贺“布料”。布料有呢子、的确良、灯芯绒等等,不尽相同。喜事人家,

收到这些贺礼的布料,会将布料展开折叠成长方形,用毛笔在红纸上写上款“某某婚庆志喜”、下款贺礼人姓名,分别贴在布料的右上方与左下方。厅堂周围、巷弄墙沿早已拉好铜线,将贴好红纸的布料一一垂挂。贺礼若多,连上下巷、过水巷都挂满彩布,远远望去如彩瀑垂落,锦绣盈庭,欢声满巷,蔚为壮观。

“世事短如春梦,人情薄似秋云”,时光流转,岁月不居,这般质朴的贺礼终究是渐行渐远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“布料”贺礼日渐退出,没于人们的视野,取而代之的,是更为便捷的现金。起初,还是贺“现金”;后来呢,特别到“微时代”,就有人干脆用“微信”直接转账,省却路上来去奔忙。但,无论采用哪种贺礼方式,主人家会事先将一张大红纸裁剪成作业簿大小,装订成本,以作礼簿,或到文具店里购买一本红彤彤的礼簿,将每份礼金一一登记在册。一来二去,这本礼簿,便成了人情往来的“账本”。往后,谁家喜事,翻开一查一看,就知道该回多少礼,少了几分随意,多了几分慎重。不过,闽南俗话有言:“树要树皮,人卜人皮。”毕竟,人活一张脸,礼数往来,一般是“后来者居上”,回礼只会多给,不会少给,至少也会与之前别人的“旗鼓相当”,即便经济再怎么困窘,也会想方设法凑够钱,给自己“绷脸皮”。

世易时移,贺礼形式虽简,祝福的内核依旧温馨。人间烟火处,礼至心亦至,便是最好的往来。

不作多想,我赶快找来一个红封袋,认真写下“某某贺”,装入纸币,折好封口揣进裤兜。待宴席当日,亲手将红包递给新人,道一声:“恭喜!新婚快乐!”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